

钱文忠文化随笔

城与草



读书可以令我们的生活  
行进在走向圆满的路途  
上，尽管我们注定达不到  
彻底的圆满。



钱文忠

钱文忠文化随笔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子草：钱文忠文化随笔 / 钱文忠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80678 - 928 - 5

I. 戊… II. 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141 号

**戊子草——钱文忠文化随笔**

钱文忠 / 著

责任编辑 / 杨英姿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技术编辑 / 丁多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http://www.ewen.cc) [www.shsd.com.cn](http://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20 字数 225,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8 - 928 - 5/I · 197

定价：30.00

## 自序

转眼戊子年即将过去，临近年底，总要对自己在过去一年做了些什么略加盘点，这是我的一个积习。

我没有什么“上进心”，但是，恩师季羡林先生的教诲“懒人是没有出息的”，却不敢或忘。在这一年里，我出版了《钱文忠内外学》（线装一函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医圣李时珍》（线装一函一册）、《末那皈依》（繁体中文特别版，台湾网路与书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书店版不尽相同）；根据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稿整理的《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共十二讲）、《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共四十三讲）也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约。感谢出版社诸君的心血与努力，这两本书均可望在戊子年内面世。

此外，就是这本《戊子草》所收的六十余篇文字了。我将它们略加分类，敬献在关心我的朋友和读者面前。我要感谢发表这些文字的杂志和报纸，感谢陆灏兄、李天扬兄、陆梅女史，以及各位参与对话的学者、刊发拙文的编辑、采访过我的记者。没有他们的工作，这六十余篇文字中的绝大多数，起码都不可能以现在的面目出现。任华女士从今年起协助我工作，她不仅将我的琐碎杂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还随时搜集保存我各处散发的文字。倘若没有她的辛勤

工作，这些文字中的许多就会像此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无从寻觅。

至于书名，则是来自我的一个发愿：从今往后，每年我都将努力出版一本以当年干支命名的“草”，作为“履冰室丛草”的一种。封面上所用的章，则是我多年的好友篆刻家金春德先生的作品。

对我有大恩的清园王元化先生于戊子年去世，使中国当代的思想界蒙受了巨大的打击。清园先生在晚年整理自己的论著，打算分册刊行，汇成“清园丛书”。我的文字，在先生的论著面前，是不敢称“书”的，故而以“草”名之，同时也略表我对先生的追思之情。

人生一世，最本真的状态应该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元朝陈草庵《山坡羊》云“晨鸡初报，昏鸦争噪，那一个不在红尘里闹？路迢迢，水迢迢，利名人都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好，人不见了”，深中我心。然而，既然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尘世，终也难免沾染俗尘。那么，且一路走去，顺手栽在些许小草。至于其荣枯，自有命数，不在我的所计了。

略让我心安的是，在戊子年里，自己几乎每一天都在工作，不敢懈怠。套用一句曾经时髦过的话：累着，并快乐着。

# 目 录

自序 - 001

## 历史与时代

- 奥运不仅是一场运动会 - 003
- 玄奘与时代精神 - 005
- 鉴真东渡 - 012
- 近现代中国佛教和中国社会：几点思考 - 031
- 中国文化中的儒道释 - 041
- 我们的读书现状和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  
——以季羡林、王元化先生为例 - 052
- 向真正的思想者致敬 - 063
- 缅怀王永兴先生 - 066
- 中国传统中的商人与财富 - 072
- 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 - 081
- 大运河与中国文化精神 - 101
- 从《三字经》看传统文化启蒙 - 105

## 关于汶川

- 汶川关键词：悼念 - 121
- 汶川关键词：感恩 - 124
- 汶川关键词：生命 - 128
- 直面灾难的证明 - 131
- 范美忠且慢点跑 - 135

## 笔墨之余

- 《人物小记》 - 141  
《在同一世界》 - 144  
《末日之门》和《超限战》 - 148  
《春彦三卷》 - 152  
沉潜往复 融会贯通  
——读张汝伦教授《中西哲学十五章》 - 156  
《访问历史》 - 158  
香港书展日记 - 161  
香港书展的启示 - 170

## 台湾首航

-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充满泪水 - 175  
台北的“软体” - 178  
台湾高铁 - 181  
佛光山的读书会 - 184  
人间的佛光山 - 187  
台南的古迹 - 190  
山美海美人更美 - 194  
萧师姑与吴师姑 - 197  
妙香法师和妙开法师 - 201  
慧传法师和慧宜法师 - 205  
附：首航台湾日记 - 208

## 汗颜文字

- 《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前言 - 219  
真正的性情才学  
——赵启光教授《老子的智慧》卷首语 - 222  
《可凡倾听——智慧攻略》序 - 225  
足球世界之外的楼世芳  
——《坐看云起》跋 - 228

《宋代在室女“财产权”之形态与意义》序	- 231
台湾版《末那皈依》后记	- 234
《钱文忠内外学》自序	- 236
《医圣李时珍》线装本自序	- 239
林光明先生译《广说佛教语大辞典》卷头语	- 241
《幽兰行者——佛教史上的改革创见大师》序	- 243

## 戊子絮语

季老与收藏	- 249
透过“讲史”的热雾	- 256
师生“打成一片”？	- 258
请用善心看待善行	- 260
博物馆的人文精神	- 262
“学生”和“干部”	- 264
也谈师德	- 266
顾彬的批评	- 268
假如上海没有“季风”	- 270
地摊上的历史	- 272
特别的春节，特别的归属感	- 281

## 媒体采访

王元化走完真诚勇敢人生路	- 285
消费主义时代的佛学热	- 289
像蒙学儿童一样去学习“国学”	- 293
与钱文忠教授谈文化娱乐化	- 299
钱文忠：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人	- 306



历史与时代



## 奥运不仅是一场运动会

不用多久，第 29 届奥运会就将来到中国，来到我们中间。这是中国为全世界准备的一个节日、一场狂欢、一席盛宴。中国在期盼，世界在期盼。

许多人都在为这一天的来临做准备：早早地安排好假期，订购好套票，预测比赛结果，计算奖牌数目……

奥运会的运动场馆和建筑早已竣工以待，安全保障和城市交通早已未雨绸缪——是的，中国准备好了。对此，我们充满自信，世界也认可相信。

然而，是否这一切已然足够了呢？我们是否还应该准备什么呢？我想，这并不是一个无事生非、多此一举的问题，似乎值得我们思考。

全世界的运动会多矣，何以只有奥运会才具有如此摄人心魄的魅力？难道仅仅是因为它的比赛项目最全、参与国家和地区最多、竞技水平最高吗？这些都没错，但是，恐怕未必尽然。

我想，更重要的是，奥运会乃是作为地球一员的主办国的一场无与伦比的全方位展示，随着赛场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主办国的综合国力、社会水平、文明程度，都必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一览无余、难以遁形。

对于 2008 年的中国来讲，这次的奥运会更是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全世界都知道，东道主中国在这一年经历了多么严重的自然灾害，就在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三个月的 5 月 12 日，导致惨重损失的汶川大地震更是震惊了世界。然而，中国没有倒下，中国挺住了，中国自信自己依然能够为世界献上一次精彩的奥运会。这就理所当然地让世界为之侧目，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如何将这份尊重贯穿到整个奥运会的过程中去，如何在奥运会之后，更令世界对中国保持乃至加重这份尊重，正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我相信，中国人能够像战胜巨大的自然灾害那样，也同样取得这场挑战的胜利。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口号很久不见提起了。确实，比赛的过程固然重要，比赛的结果至少也同样重要；比赛不应该是某种手段，比赛本身也不妨就是目的。但是，倘若将这句口号改成“文明第一，比赛第二”呢？我以为，这是真正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

毕竟，我们都希望世界上的一切形式的比赛都是文明的，而一切比赛都应该能够带来文明和促进文明。终究，文明一定是精彩的。

## 玄奘与时代精神

也许，不少人知道，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讲了“玄奘西游记”，节目长达 36 集，9 月 30 日全部播出完毕。由于“百家讲坛”在电视观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我的讲述似乎也受到了观众和媒体的相当关注。近来，上下两册的《玄奘西游记》也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上市不到两个星期，各方面的反应也很热烈，列在各种排行榜的前列。我在欣慰之余，也明白，这是观众和读者对我的厚爱，我深深地感激。

玄奘是生活在距离今天大约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代高僧，他不远万里，西行求法，求回真经，埋首翻译。无论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还是在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史上，甚至在印度的古代历史上，玄奘都具有顶尖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

就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玄奘西行的足迹遍及西域、中亚，那里正是人类文化史上一块独一无二的宝地。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四个最大的文明，而这四大文明的会聚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包括中国新疆的大部分）和中亚。这片舞台丰富多彩，光怪陆离，交流频繁，冲突激烈。你方唱着，我就登

场。这里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极其富有成果的，由此向四周发射出巨大的冲击波。然而，由于民族迁徙、战争攻略、环境变迁等等诸多原因，有关这片广袤的土地的历史资料却少得可怜。玄奘应唐太宗之请，和他的得意弟子辩机合作留下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正是有关这个地区的最最珍贵的材料。

至于玄奘在中国和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地位，那更是不消说了。先说中国佛教，他培养了很多学生，和助手们翻译了 1335 卷重要的佛经，其中很多是最权威的译本，不少是最流行的译本。他将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水平的学说带回中国，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也叫慈恩宗。由于玄奘对佛学的贡献实在是大，他受到了唐朝皇室的特别尊崇和礼遇。这些我在“玄奘西游记”里，都有所讲述。为什么说玄奘对印度佛学也有很大的贡献呢？这么说是有根据的。玄奘长时间地留学印度，在印度广泛游历请教，他接触的多是当时印度最具声望的学者，他掌握的乃是当时印度最高水平的佛学理论。印度当时的不少学说在本土失传了，靠着玄奘的汉语译本方得以保存至今。可惜，玄奘的几种用梵文写成的著作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不然，玄奘对印度佛学的贡献就可以看得更加直接了。

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当然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唐西域记》，其中关于印度的记载弥足珍贵，无可替代。印度文化固然有它的极高成就，但是却并没有信史的传统，可靠的历史记载是寥若晨星，非常稀少的。这一点，马克思就曾经提到过。印度不少学者说过，没有玄奘的记载，重建印度古代史是不可能的；有的印度学者甚至说，印度历史欠玄奘的债，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事实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确实成了重建古代印度历史，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手册”。玄奘的记载的准确性，早就被大量的根据他的指引而进行的考古工作的成果所证实了。

上述的这些，还只不过是玄奘的历史贡献的最粗浅的大概。不过，我确信，这已经足够证明玄奘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了。然而，这却并不能够阻挡大家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算的确如你所讲，玄奘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而伟大的人物，可是，离开我们那么遥远的他，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又有什么关系呢？玄奘能够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说心里话，原先我对类似的问题不仅是不理解的，甚至还有相当的抵触：学术就是学术，特别是有关古代的学问，何必非要和现在发生什么关联呢？而现在，我的想法发生了一点改变。当然，我依然还是坚持学术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应该过多地，或者说首先考虑和现实有什么样的关系，须知，人类的知识探求和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分地要求“立竿见影”，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正应了“欲速则不达”的话。

但是，学者们似乎也不妨偶尔将脑袋探出象牙塔，看看外面的世界，关心一下自己也处身其中的当下。至少应该考虑下，在选择古代的研究对象时，是否可以优先选择对当下的时代有所影响或者启示的呢？我想，这和学术独立并不冲突。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绝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够局限的，一定可以超越他所在的那个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生存环境，超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永恒的价值。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得到精神层面的启示。无疑，玄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我应该努力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了：玄奘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个大问题，自然不可能在这里完全地说明，我只能就下面几点，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请大家指教。

首先，可以很明确地说，玄奘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乃是为了追求真理，不避风险，面对各种挑战，决不退缩，甚至不惜冒着付出生

命的代价的危险。玄奘是个虔诚的高僧，在他的心目里，佛法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这一点是清楚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加以什么说明，更没有必要为玄奘做什么辩解。我比较赞成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也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应该超脱于它的具体环境，而重在继承其精神。玄奘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不惜偷渡出境（这一点在今天当然没有必要了），经受了诸多严酷的考验，不少时候几乎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西游记》里讲，玄奘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这固然是小说家之言，但也未必就不是真实历史的一种折射或者反映。我想，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必须具备的。

其次，倘若我们仔细观察玄奘在印度的留学生涯，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我们都已经知道，玄奘不仅是一个佛教徒，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弥勒信徒，他到印度就是为了追寻心目中至高的经典，据说是弥勒菩萨口授的《瑜伽师地论》。在印度，玄奘不仅找到了这部经典，还找到了再理想不过的老师——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寺主、大乘有宗的最高权威戒贤法师。以我们对宗教信徒的普遍的理解，玄奘应该满足于此了，不会旁及其他学说了，不会越雷池一步了。可是，历史事实却正与此相反。玄奘并没有满足于学习《瑜伽师地论》，也没有满足于跟从最高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甚至也没有满足于本来就已经可以提供多种知识学说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环境，而是在印度广为游历访学。因此，玄奘的学问绝不局限于瑜伽行派，而是涉及了当时印度的大量学派和学说。实际上，玄奘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在学习。我们可以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之路，本身就是一条学习之路、探索之路。玄奘充分展现了专精而不封闭，开放而有所守的学习态度。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讲，是特别不容易的。

第三，玄奘是完全可以有机会有条件停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天堂圣地印度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玄奘还是选择了回国。也许，大家会说，玄奘既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终究会有一种“回向”的意识，将学得的佛学知识“回向”还没有机会了解的人们，乃是一个高僧的分内之事。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大家别忘了，玄奘也很可以选择在印度进行这种“回向”，此外，还有好多别的国家请求玄奘驻留弘法。最重要的一点是，玄奘当年是违反禁令，偷越国境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回国以后是否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从历史事实来看，他显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而是在机缘合适的时候，马上起程回国。实际上，他是无法预料回到国内后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的。从历史看，任何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国际性的，但是，同时又必须是民族性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容易简单地说明白的。玄奘无疑做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统一。

第四，玄奘学有大成，又确实和当时的帝王唐太宗特别有缘。从历史的记载看，唐太宗也确实希望玄奘能够还俗，出任官职。然而，玄奘拒绝了。很明显，玄奘的心愿是“单身行道”，根本就没有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求来的学问，当作世俗之门的敲门砖，或者“货于帝王家”。这一点，就使得玄奘和中国文化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判然分开了。玄奘看重知识的独立性，看重知识的本身价值，不认为知识是某种交换的工具。他不仅没有出任任何世俗的官职，而且也没有以一代高僧的身份地位出任过僧界的重要高级职务，只担任了慈恩寺的方丈。这一点是很特别的，也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不好理解的。《西游记》就是例子，里面讲唐太宗请玄奘还俗被拒绝，就封了玄奘“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这样的官职是杜撰的，但是也正反映了一般人的心态。在具体的问题